

## 手是最灵巧的工具

■孙道荣

周六,他照例开始搞卫生。结婚之后,将家里的地板弄干净,这是他每周分配到的家务活。

不就是将地板拖干净嘛,刚开始,他还窃喜,以为捡了个轻松的活。家不大,不到100平方米,将床、柜子、沙发等家具占据的地面除掉,暴露在外、需要他清理的地方,顶多四五十平方米,三下五除二,就能搞干净了。但真做起来,才发现,并不那么简单。

以前,都是老妈或妻子搞卫生,手拿抹布,蹲在地上,一寸寸抹。他不愿意这么干,一则是太慢了,再则,一个大男人,蹲在地上拿抹布抹地,像什么话?他得用工具。工具是有的,拖把。外面买的拖把,拖把头小,效率不行,他就亲自做一个,将旧衣服,撕成一条条,扎成粗大的一捆,呼呼一拖,一片地板就干净了。

但问题也是有的。厨房的地,沾着油腻,你拖过了厨房,再拖别的地方,就将别的地,也弄成油腻腻的了。而且,你不能一个拖把,既拖厨房,又拖卫生间,还有客厅和餐厅

呢?拖把不能混啊,得分开。这也不难,多做几个拖把,各司其职。于是,家里,光拖把就有三四个。

还有一个问题,三个房间是木地板,用拖把拖,湿漉漉的,也不行。网上一找,工具也是有的,有一种拧水拖把,可以将拖把上的水,轻松地拧干,而且,还不弄脏手。于是,买了一把拧水拖把,专拖几个房间的木地板。

自从负责家里拖地的任务后,他对拖把特别留意,简直成了拖把控。一次和妻子逛超市,看到营业员在展示一种可旋转脱水的拖把,他站在边上饶有兴致地观看,发现这玩意好啊,既可洗拖把,又能拧干水,拖起地来还干净。赶紧买了一把。还有一次出差,在外地看到有人在推销一种曲柄的拖把,上面带着一个摇杆,既可以轻松地旋转,还能将地上的碎屑,一拖干净。真是个好东西,又毫不犹豫买了一把。妻子发现,为了拖个地,家里多出了各式各样的拖把,他嘿嘿一笑,这是工具的力量,男人嘛,就得学会利用工具。后来,嫌拖把拖不干净,而且老土,他又更新换代,买

了吸尘器,又买了洗地机,甚至还在网上买了个扫地机器人。

有了这么多拖地、扫地、洗地、吸尘的工具,他以为可以彻底地解放自己了。可是,所有这些工具,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边边角角,它们无法清洗,地上偶有积垢,它们也没办法,一晃而过,污渍犹在。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手拿抹布,蹲下身来,将它们擦干净。特别是墙角,沙发下面,陈年的积垢,只有用手去擦,才能彻底地擦干净。他惊讶地发现,手比任何一个拖把,任何一个吸尘器,任何一个洗地机,都更有效,更灵活,更彻底,更方便。

这个周末,他将再一次,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去将家的每一个角落,一寸一寸地,抹得干干净净。

妻子负责洗衣服。他曾经觉得不公,家里有洗衣机,将衣服塞进去,倒入洗衣液,启动,洗衣机就将衣服洗干净了,她的活,也太轻松了。妻子笑笑,指了指他衬衫上的一处油渍,说,你觉得洗衣机能将它洗干净吗?他想了想,摇摇头。他还是单身

汉时,衣服都是直接塞进洗衣机里洗的。那时候,白衬衫穿了一季,往往就不能穿了,领子和袖口,变成了黄色,难看得很。结婚之后,自己的白衬衫,永远是白白的,干干净净的。妻子说,你看看我是怎么洗衣服的吧。说着,将他们昨天换下来的衣服,放进脸盆里,先给领子、袖子,或者衣服上的油渍、污点,打上肥皂,用手搓,来回地搓,反复地搓,用力地搓,直到搓干净了,才放进洗衣机,再倒入洗衣液,启动。

他心疼地握住了妻子的手。和自己的手一样,妻子的手,也是工具呢。我们的双手,原来是最灵巧,最经济,最实用,最方便,最有效的工具。



■姚俊

## 陪我行路的老师们

着录音机,放在车外录音;如果恰逢下雨,又不得不在录音机上盖上一块塑料布……

1990年,我成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班”的一名学员。在那里,我无法忘记的,是讲授“文艺心理学”的导师夏中义老师。

夏中义老师是公认的华师大才子,无论多少时间长度的课,他从来不需要看讲稿。《艺术链》是夏老师专门讲述“文艺心理学”的专著,完全没有论著式的枯燥乏味,而是文采飞扬,令人爱不释手。可以这么说,此后我的文风之所以能得到根本改变,完全是因为与夏老师的相识和他一直以来给我的种种提点。

人生,因老师而充满希望,这是我数十年的体验所得,所以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值此2021教师节到来的时候,谨以此文献给我所有的老师,并同时献给普天下的老师,祝他们节日快乐!

■李沅哲

## 从古渡到老街

飘出一阵洋糖糕、油墩子的焦香,这也是能最快抚平记忆中某些遗憾的方式。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我舍不得走快,我想捕捉多一点烟火气息,或者说给老街多一点“沉思”的时间,然后投给我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背包里是半文先生新鲜出炉的《故乡的腔调》,走在宁静的小弄巷,此刻我也有点想“家”了,我的襄阳老家,想那弥漫着浓浓乡音的街道巷陌,想念院子里结得厚厚的无人采摘的橘子树,想念楼下早餐店里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和蛋酒。

在接近三江口的地方,货轮列队行进,与江水攀扯细碎的光阴,桥上星星点点的车影疾驰穿行,如同一去不返的岁月。一位垂钓者望江而坐,枯槁的两棵 tree 丫凝滞了秋的萧瑟。好在,眼前这条浦阳江源源不断地带来满是诗意的消息……

■陆苏

## 修补光阴

然有了大家闺秀的官窈风范,那金色线条的分割似乎是时光的惊艳窈变,美得不可或缺。李家婆婆小翼翼地捧起碗,端详了好一会,才确认了碗上的往日痕迹。脸上那个失而复得的惊喜啊,几乎瞬间盛满了手中的碗,又顺着碗沿漫溢。那师傅补好的,还有李家婆婆心里的好时光吧。

我想,是不是每个人都很想有那么一个人,帮着补碗补锅,补上往日一片情。

### 湘湖诗会

■朱超范

## 秋兴

其一

谁说萧疏赏景迟，缤纷却见上林枝。菊黄不负陶潜意，枫赤无违杜牧时。碧水无涯聊作戏，紫云如画亦相宜。故园风色应难尽，独向清秋乞好诗。

其二

长年那得百无忧，但数四时秋最愁。张翰莼莼真感慨，孟嘉落帽更风流。雁飞青宇浑如寄，鹤唳黄云总是浮。如厌尘喧亲寂静，清吟肯倚夕阳楼。

其三

放眼长空雁字悠，灵山秀水可周游。都将胜事入诗卷，莫把豪情付酒瓯。吟诵幽攀巅上寺，推敲闲步月中楼。人生易被风尘老，怕遣繁霜染白头。

其四

关山极目何惆怅，一绪情怀系短长。疏雨碧云除暑热，清风白露引秋凉。蟹肥不厌瓷盘晒，菊瘦更思村酿香。但得庭中频把盏，烟波一棹寄家乡。

其五

良夜佳堪月色何，蟾宫桂树倚青娥。晴鸣蟋蟀嫌风少，阴蓄芭蕉恨雨多。樽满高楼还自诵，乐传低调与谁和。悠闲不敢忘诗思，犹抱遗骚醉后歌。

其六

会临秋日读离骚，谁引诗情到碧霄。一抚弦琴明月朗，几声玉笛暗魂销。东凭越岭升晨旭，西倚钱江落暮潮。若是当今寻礼乐，行踪最好问渔樵。

### 湘湖新苗

■彭齐乐

## 扁豆的记忆

昨天在菜场看到扁豆,是那种青白色的半月形豆荚,恍然一惊:秋天了吗?暑假要结束啦?印象中,扁豆是秋天的植物。

小学的时候,每个暑假都到乡下奶奶屋里住,高房大屋,比城里宽敞舒适还凉快。乡下的老宅还有一个大铁门围着的大庭院,一群小不点成天玩,最让人喜欢的是在大铁门那里穿来穿去。奶奶几个月之前种下的扁豆,这会已爬到围墙上面,形成一条花廊,那些藤蔓还在往前攀爬,在大铁门上缠绕成一道瀑布,紫色白色红色的花一簇簇一串串一嘟噜一嘟噜地盛开着,好像电视里结婚的场景,引得我们几个在铁门下往来奔跑,充满遐想。

临近中午,奶奶会提着竹篮出来摘扁豆。她不让我们插手,嫌我们会摘。这也太小看我们,不就是一掐一摘的么,太简单了。我们背着奶奶偷偷摘下一大捧,本以为她会惊喜,却不料她见了直皱眉,连连说行啦行啦。中午是红焖扁豆,奶奶先端一碗出来,招呼我们道:快来尝尝你自己摘的扁眼豆。奶奶一直把扁豆叫成扁眼豆或者羊眼豆,我听了很想笑。扁豆一荚一荚卧在碗里,我们抢着去挟,吃到嘴里,味道不太好,糙糙的,我们把荚吐掉,豆子在嘴里也嫌老了些。

“跟你们说不要搞偏不听,看看,摘老了不是。”奶奶说完又端出一碗。碗里也是扁豆,嫩嫩的,软软的,泛着汪汪的油珠。吃到嘴里,里面的豆子与外面的豆荚浑然一体,鲜味十足。至此我才明白她不让我们摘的缘故了。

在乡下的庭院里写完最后一页暑假作业,抬眼望出去,大铁门上扁豆花已经沐浴在夏末斜阳的余光里,天气还是热。奶奶停下给我打扇的手,起身,去冰箱里端出一碗冰镇扁豆汤,白色的扁豆已经看不见整颗的,早已融化成糊状。这汤她炖了好几个小时了,我写作业时闻到的香味,就是扁豆发出的。自我来到乡下,至少已经喝了十来遍这样的冰糖扁豆汤了。用奶奶的话说,扁豆是味好药,吃了不会腹泻,女孩子还不会长痘痘。这后面那句“不会长痘痘”五个字,牢牢嵌入了我的耳朵,引得我大口大口喝下扁豆汤。确实好喝,沁凉,甘甜,有回味,最重要的是我会有一张光洁的脸。

我被父母接回城里的家,开始准备下学期的功课。奶奶送我们出来,很远还看见她站在扁豆架下,秋风吹起了她的衣襟,似乎她的白发也跟着扁豆花一起在舞动。

高中功课多得要命,暑假忙于上补习班,去乡下看奶奶的次数少多了。偶尔,父母会把奶奶的近况告诉我,说她很健康,经常去庙里为我烧香,要我好好学习。待我考上大学,去了远方,与家乡与故土渐行渐远,跟奶奶的联系也仅限于电话。有次奶奶在电话里顺口说道:扁豆又开花了。我淡淡地回了句“这样啊”,把她的许多想法闷进肚子里。

今年雨水稠密,暑假被台风暴雨分割得七零八落,无聊无趣得很。直到昨天看到了扁豆,我才想起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要去乡下看望奶奶,要去尝她老人家做的扁豆汤,要在大铁门的扁豆架下跑来跑去。

### 凡人脸谱

又是一个教师节到了,每每到了教师节,总会想起那些曾经陪着我一路走来的老师。

小学时代,两个老师最难忘,一个是我的外公。外公很严厉,他对我和哥哥有一个规定,只能在家里称呼外公,在学校必须称其为老师,如有违规绝不轻饶。有一次哥哥忘了这个规定,被外公当场用了一个大嘴巴,让我从小懂得了规矩的重要。

另一个是马秀文老师。有一次马老师让大家写诗,那次我写的诗有一百多行。因为这次“涂鸦”,笑容满面的马秀文老师一把抱住了我,久久不放。这种神奇的一抱,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中学时代,遇到的班主任罗廷雄是一位既宽厚又严厉的老师。即使一个同学犯同样的错误,他也一定会给三次机会;但如果第四次犯同样的错误,那他一定会严厉得让你记住一辈子。这种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下属,哪怕是对方错得不像话,

### 背包揽胜

离开义桥,心头回味的是一片薄雾欲雨中的三江口。九月清秋,立于渔浦古渡口,看遥远的江天融为一色,即使没有泛舟江上,即使不处在同一个时空,仿佛也能想象李白泛游浙东唐诗之路时看见苍山飞瀑肆意大发的样子,想象苏东坡、陆游泊舟渡口迷恋渔浦落日不忍归去的情形,想象更多的诗人从这里结伴出发,一路东游,蹚出一条诗情画意的人文走廊。

渔浦古渡所在的义桥,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源头,古代时诗人往来频繁,100多位诗人走过这条风景线,留下了240首关于渔浦的佳作。正因为此,一些专门研究某个特定人物的学者们,也重走唐诗之路,相约义桥,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如果李白、苏轼、陆游、白居易、孟浩然、谢灵运这些诗人也有“朋友圈”的话,想必渔浦的名气会更

### 闲坐烹茗

春天补碗勤,冬天补锅忙。不知道是不是春天那会儿,一年的日子刚打开封面,人们都憧憬着好日子,心情比较欢快,一激动就容易打破碗。而冬天时人们看见了日子的封底,没了念想,破罐破摔的心比较迫切,所以打破的锅就比较多。于是,补锅补碗的修补师傅隆重出场了。

一个村有一个村的专属修补师傅,他要是补不动了就轮到他的儿子或徒弟,跟世袭领地似的。即便是邻村的修补师傅也几乎不串场,串了也没用,没人给活啊。村民们约定俗成地只认自己御用的修补师傅,打裂了锅啊碗啊盆啊,都会收拾在厢房里,等待熟稳的那个修补师傅来拾掇。要是哪天修补师傅来了,家里居然没准备好几个要补的物件,那简直是太事负人、太不仗义的一件事了,怎么着也要寻个钢精锅换个底啊,哪怕借个破搪瓷脸盆补个漏啊,这样心里才过得去,才显得心里存了惦

响。

义桥因水而兴,因渔浦而旺。与三江口一同属于旧时光的,还有义桥老街。据《义桥镇志》中的相关记载,明成化年间,因为浦阳江改道,渔浦古渡逐渐衰败,义桥恰逢其时成为一个新兴的集镇,并在明末清初迎来商业发展的全盛期,最鼎盛时有300多家商号、40多家过塘行。过塘行大多为义桥韩姓经营,规模最大的当数韩大来行,其屋宇整齐、堆栈庞大。还有茂林、永源、瑞兴泰、鸿茂、玉兴、祥和、大兴、协成隆等行。

一边是浦阳江上往来义桥和上海、富阳等地的货船,一边是老街上直街、弄巷里开设的茶楼酒肆、店铺商行、大小作坊,浦阳江和老街的关系从未这样紧密。运输的繁忙带动老街商贸的兴旺,小到大米、盐糖、土布,大到牛羊、竹木,都要在义桥经过转运,销往宁波、绍

兴、新昌等地。

就连老街上那些弄巷的名字,也是以运输过塘的货物命名的。比如那条300米长2米宽拖柴担和毛竹的石板小弄,叫拖竹弄;那条运酱作、缸髻,或牛、羊、猪一类活口牲畜的,叫掬货弄;比如那条平平直直以加工钢丝绳作坊为主的小弄,叫作丝丝弄;那条呈“7”字形卖鸡鸭等家禽的,叫鸡鹅市弄;还有那些叫作桃花弄、旗杆弄、水曲弄、染店弄的,无不见证着义桥过塘行曾经的辉煌。

昔日熙熙攘攘的老街和码头,如今只剩下平凡的烟火,那些古旧斑驳的屋瓦高墙,就像遗址一样矗立在那里,细数一段段被岁月拂过的光阴。曾经这里是繁华的商业市场,现在只是无数人的“家”,串起那些让人百般回味的过往记忆。而最幸福的是,“家”里还时不时

记。

眼见着一个碎成了五六片的青瓷碗,被李家婆婆用一块雪青的大手帕包着,颤颤巍巍地交到了修补师傅手中,说“这是我结婚时喜宴上用的碗,只剩这一个了……”师傅用淡淡的眼神瞄了一眼,低头收下了。不知他用了什么魔法,等李家婆婆再见到这个碗时,碗不仅完整了,而且那些接缝被师傅巧妙地修补成了一棵金色枝丫的树。原本小家碧玉的普通青瓷碗,突